

我的朋友潘采夫,清早到地坛见朋友,灵机一动想要寻找一下,看有没有人带《我与地坛》逛地坛,一个小时的工夫,他遇见了五位携书而来的游客,都是年轻读者。他问其中一位姑娘,为何读《我与地坛》?那女孩回答说,这本书带给她很多启示,陪她渡过了难关。

有朋友坐地铁,最近两度遇见有人在车里读史铁生;聚会时,亦有人说读完史铁生的书后决定推荐给在国外读书的侄子也看看。这难道是巧合吗?并不是,实际上史铁生不是悄悄“翻红”,而是不可阻挡地“大红特红”起来。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说,史铁生是抖音最受欢迎的作家,今年上半年《我与地坛》仅在抖音销量就同比增长357%。

我喜欢看到与作家作品相关的销量增长数据,更希望看到年轻人能爱读书,自然,如果能读史铁生这样的作家的书,更好不过。为了弄明白年轻人如何如此追捧史铁生,潘采夫以主持人身份,与作家梁晓声、评论家解玺璋、史铁生妹妹史岚,一起在地坛边上的书店聊了次天,那场聊天的主题是“他再次拨动一代人的琴弦——重回地坛,重读史铁生”。

近日来,杭州晴雨不定,云水交接之处,宛若仙境,气象万千。漫步于西湖之滨,看沙鸥翔集,听渔歌对答,别有风情画不成。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位热爱杭州的文化名人——俞平伯。

俞平伯居杭数年,曾写作于杭州,不少文章寄到上海发表或出版。比如他的前两部诗集《冬夜》《西还》和所编《我们的七月》等书籍是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的。

沪杭铁路是作家难忘的。城站是杭州的地标。从上海来杭州,坐火车在城站下车,再到城市的各处去。1917年,杭州作家陈鹤仙把坐火车写进长篇小说《新酒痕》,即赵仁伯和儿子赵小仁带着马桶从上海回杭州,发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卢隐和好友一起“在匆忙中上了沪杭甬的火车”,来到杭州“大吃而特吃,大玩而特玩”,品尝了风外楼的美食,饱览了西湖的风光,留下著名的《秋光中的西湖》。青年诗人应修人当年也是从上海坐火车来到城站,见到了汪静之等人,在西湖边发起成立了现代中国较早的新诗社——湖畔诗社,开创了诗歌发展的新阶段。

同样,对俞平伯来讲,城站也令人难忘。他直接以城站为题,写了一篇情深意切的散文。俞平伯“最喜欢乘七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客人!到哉;城站到哉!”茶房的叫声,回荡在耳边,多年后也难以忘怀。听到报站声,他开始抖一抖袍子上的煤灰,整理一下自己的乱发,准备下车。城站是他走出火车看到的标志性建筑,仿佛在迎接他归来一样。俞平伯不禁发出感慨:“城站无疑是一座迎接我的大门,距她的寓又这样地近;所以一到了站,欢笑便在我怀中了。无论在哪一条的街巷,哪一家的铺户,只要我凝神想,都可以看见她的淡淡的影儿,我的渺渺的旧踪迹。”城站宛若一位老朋友,在等待远道而来的俞平伯。其中的亲切自是不言而喻。甚至当他搬家到孤山的俞楼之后,遇到烦恼,也来城站这里,买一份上海报,看来来往往的人,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烦恼也消失了,再回到家里。上海的报纸是他了解信息的渠道,代表着对远方和未来的热切向往。

俞平伯开始在城头巷寓所生活,后到孤山的俞楼居住,对杭州的草木山川怀有深情,留下了不少动人的文字,包括《雪晚归船》《城站》等文章,结果为《燕知草》,于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敢读史铁生

韩浩月

那天我在现场,算是听明白了年轻人和史铁生的精神联系。这一代年轻人的琴弦,实在是难找啊,兼具励志、乐观、深情、通透等特点的史铁生,就这样不经意间走进了年轻人的内心,或者说,在年轻人不断寻找和更换自己精神代言人的过程中,史铁生被他们“发现”了——我觉得“发现”这个词很好,很生动,当几十个、几百个年轻人在搜索对话框输入“史铁生”名字的时候,算法敏锐地感知了年轻人的想法,开始不断把与史铁生相关的内容推送到更多网友眼前,于是,“史铁生”便如潮水般涌来,形成了一股“史铁生热”。

我也是在这股“史铁生热”中,开始重读史铁生的。记得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不敢读史铁生》的文章,写到了史铁生的真实与深邃,会让人不敢直视,这篇文章2010年在史铁生去世之后,被收录到纪念文集里。现在重读史铁生,尤其是再读《我与地坛》全文,以及

书名别有风味,很吸引人。据朱自清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说其得名来源于俞平伯的诗句“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俞平伯亲自作序,谈到“此书作者亦逢人说梦之辈,自愧阅世未深而童心就泯,遂曰‘燕知’耳;仍一草草书也,亦曰‘燕知草’耳”。他的自序谈到童心就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曾经生活过的杭州的追怀和怀念。

俞平伯对西湖的热爱深入骨髓,留下了《湖楼小撮》等散文。自然景观是美的,烟火气也令人难忘。俞平伯《清河坊》云:“山水是美妙的俦侣,而街市是最亲切的。”城站出来后,没多久便到清河坊。杭城的烟火气,在此可以发现。火腿、茶叶、香粉店等应有尽有。为何俞平伯单独选择清河坊作为写作对象呢?他认为从羊坝头到清河坊这一条长街“逼窄得好,竟铺石板不修马路亦好;认它为 typical 杭州街”。清河坊的美食,俞平伯难忘油酥饺。俞平伯喜欢,朱自清也热爱,曾为油酥饺写过诗歌,俞平伯多年后对此还念念不忘。“在这狭的长街上,不知曾经留下我们多少的踪迹。”清河坊那“坚且滑”的石板上,见证着俞平伯的快乐生活,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杭州寄托着俞平伯心中的温存,温暖着漂泊的游子。

他出国留学,再从上海回到杭州城站,祖国和他乡,两相对比,更加鲜明。“太平洋的风涛澎湃于耳边未远,而京华的尘土早浮涌于眼下,却借半日之闲,从湖山最佳处偷得一场清睡。”有的时候,喜欢一个地方不需要太多理由,能够安顿理想和身心就挺好。而江南给予俞平伯太多,他难忘沪杭间的夜班火车,热爱上海的匆匆,也魂牵梦萦杭州的山水!

华灯初上,猫咪出动。仲夏的上海因为博物馆奇“喵”夜而与众不同。当200只猫咪出现在上海博物馆,注定这一晚的氛围无与伦比。

这个夏天能够与魔都的炽热高温相抗衡的,唯有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了。而在大展热度持续的同时,首场博物馆奇“喵”夜于上周六登场。5点刚过,我发现馆方已经摩拳擦掌,为迎接猫咪的到来做好了各项准备。宠物医疗点和宠物管理团队能充分应对猫咪出现的各种情况,一楼和二楼的互动区域会让铲屎官们很有仪式感。晚上6点,当第一位小姐姐完成猫咪检查,和志愿者共同将猫咪从猫包中移至推车,通过安检并与自己的宠物猫会合后,宣告了首场博物馆奇“喵”夜以丝滑有序的方式正式打开。小姐姐

《病隙碎笔》等作品,我觉得可以心平气和地阅读了,史铁生身上虽然有一种破碎感,但他的思考与写作却是完整的,不敢读和敢读史铁生的区别在于,你是选择面对他的破碎还是完整。

得承认,现在的年轻人,在读史铁生方面,胆子比曾经的我更大,直面的勇气也更足,而且他们也更擅长表达,他们是在用网络时代所特有的方式,把自己喜欢的作家捧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史铁生”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还成为一枚标签或者说勋章,被无数人骄傲地贴在自己网络生活所经过的“旅途”上,还把他从线上带到线下——那些曾被带进地坛的史铁生的书,会成为携带者永久的纪念吧,那些书页,会沾染史铁生呼吸过的空气。

那些想把史铁生推荐给自己认识的孩子们读的人,或是觉察到了史铁生的价值:读史铁生会让人变得勇敢,更有信心来面对开阔的生活和宏大的世界。史铁生在地坛里读懂了自己,因而他也读懂了一切。如今,年轻人通过他的书,也能实现这个愿望吗?这与史铁生有关,但与读者自身关系更大,唯有深刻理解史铁生,才能拥有史铁生那潜伏于生命内部的力量感。

七月初,我和朋友们从南浦大桥坐大巴前往沈家湾,在那里换船,赴嵎泗列岛北端的花鸟岛。

朋友们,尤其是肖和妍,对那个岛有很深的感情,此次是第四回上岛。妍与薇合作的服装品牌今年的春夏系列名为“海岛来信”,其灵感来自与岛的接触。其他人的上岛日程包括服装的实地拍摄,我则是漫无计划地跟着玩儿。肖说,岛上有“远东第一灯塔”,岛不大,如果愿意走,到哪里都可步行,当地也没有出租车。就这样,没做过任何“攻略”,我从船上下来,立即被明晃晃的阳光包围,梅雨季给人的身体和心灵造成的潮湿仿佛立即被晒得遁形。

今年四月有过一次环岛骑行,和两个朋友去了日本的伊豆大岛。那是伊豆诸岛当中的一座,奇怪的是行政区划属于东京,地址是东京都大岛町。从东京过去坐快船将近两个小时,和沈家湾到花鸟岛差不多。大岛其实是从海底耸立出海面的火山,在公元八世纪以前是流放地,后来被纳入伊豆国的管辖,始终偏居一隅,与陆地的联系不多,直到航运变得发达的明治时代,才有了

定期航班,岛上的渔获也才进入东京的交易市场。我们上岛后住了两晚,在三原山一带徒步,1986年火山喷发留下的黑色岩浆石近在咫尺。原本之后还要跳岛去神津岛露营,因天气不稳,我特别担心滞留海岛,于是匆匆回到伊豆。

在花鸟岛的六天里,每天都会看到民宿老板将“今日航讯”写在黑板上,有时上午的船因风浪停驶。然而这一次,我丝毫不担心无法离开的风险,到了离岛那天,玥对我说,曾希望因不可抗力留在岛上,没想到船期正常。我懂她的感受,在岛上,人从日常游离开去,一切待办事项都可以被延宕,离岛则意味着返回各自的任任务主线。这次的同伴们出发和离开的时间有些参差,最多的时候,我们共十一人,除掉因为太热太晒必须在室内休息的正午到午后,每个上午、黄昏和傍晚,有那么多的地方留待各自探索。一组人在拍摄,此外有人

电影《走走停停》里的男主角叫吴迪,是个自由编剧,由胡歌饰演。

吴迪三十多岁,漂在北京写剧本,一直不能出人头地。携女友去看电影,他竟当场发现电影剧本是抄袭自己的。散场后,他跟女朋友嘟嘟囔囔地抱怨了几句,气得女友回家后丢下“无能”二字,愤然离去。他追下楼,望着绝尘而去的小汽车,苦笑摊摊手,估计心中默念着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就算把失恋也接受了。

李白与吴迪可不一样。李白一心想留在长安打拼,但事业爱情双失意的吴迪,却回四川老家与爸妈、妹妹一起蜗居。倘若在大都市不能施展才华,那就回乡歇歇,再谋生计。这大概是片名《走走停停》的喻义。

巴蜀之地,花红柳绿,艳阳高照,街头行人熙攘,一切都是那么富有生气。吴迪家像是千千万万

个中国普通家庭的缩影,纵然儿子“无能”地从大城市逃离,父母也只好“无能”地接受。好在妹妹开出租车,可以自食其力。一家人的日子便在小吵小闹中过了下去。

在别人眼中的“无能”,真的就意味着自己没有能力吗?吴迪找到机会,准备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由于缺乏资金,必须全家总动员。令人意想不到的,这个消息仿佛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找到了人生自由行进的轨迹,找到了展现自己迷人魅力的时机。

妹妹最主动,凭一己之力就高高举起了收音设备。妈妈长得美,面对摄影机,慢慢地走进了年轻时的演员梦。爸爸表面不屑一顾,可为了不妨碍儿子拍摄,甘愿躲在破旧的卫生间里,坐到腰酸背痛。因为气不过妈妈与男演员热情洋溢地演对手戏,爸爸狠心地把摄制组赶去公园,自己找几个老伙计来家里弹琴唱歌,消磨一点闲气。他饱经沧桑的心里,住着一个不屈的文艺男青年。这个青年多么像儿子吴迪。日子溪水般汨汨地流淌,拍摄工作断断续续,一家人却自由自在,他们都在享受自我的寻找,享受迷人的“无能”。人生啊,总是在美好时戛然而止。片子尚未拍完,妈妈不幸去世。她的沉稳、笃定与睿智,是留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她说,演戏有什么难,人到我这个年纪,自然都会演了。这句话,是对“无能”的敬意。长镜头拍到厨房里穿着连衣裙、在水池前忙忙碌碌的背影,慢慢地转身,戴着假发的爸爸,淡然地望向镜头。严厉的父亲甘愿变成了温柔的母亲。天下没有无能的儿女,只有急于求成的父母。

片尾,爸爸去极乐世界找妈妈了。吴迪接过了妹妹的方向盘,妹妹选择了去远方见世面。一家人都为自在选定了方位。正如吴迪在逃离都市时所说:寻找自我,肯定比找工作更重要。只要拥有自由人格,谁还敢说我们是无能之辈。



落日余晖 (纸本水彩) 全国明

在岛上

看到民宿老板将“今日航讯”写在黑板上,有时上午的船因风浪停驶。然而这一次,我丝毫不担心无法离开的风险,到了离岛那天,玥对我说,曾希望因不可抗力留在岛上,没想到船期正常。我懂她的感受,在岛上,人从日常游离开去,一切待办事项都可以被延宕,离岛则意味着返回各自的任任务主线。这次的同伴们出发和离开的时间有些参差,最多的时候,我们共十一人,除掉因为太热太晒必须在室内休息的正午到午后,每个上午、黄昏和傍晚,有那么多的地方留待各自探索。一组人在拍摄,此外有人

钓鱼,有人散步观鸟,有人游泳,有人在屋里看漫画。只要走出屋,不远处就有海,还有可适度攀爬的矮山。鸟种不算多,好在这儿的鸟完全不怕人,我们不止一次目睹三道眉草鹀在离人一米多的位置落落大方地鸣唱。到了吃饭时间,一群人聚齐,豪放地点菜和吃,每次吃完便感慨,光盘太快,大家就不能斯文些,放慢速度吗?

我想对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来说,成年以后都少有这样的集体游玩,同时又享有适当的孤独感。我们一起目睹夕阳入海与灯塔亮起,另一个上午,我一个人走在新铺的柏油路上,被几十只低飞的小白腰雨燕包围,都是让人铭记的体验。岛上气候多变,有时在山间走着,雾气忽然遮蔽四周,风速凛冽,可以想象冬季不好过。民宿老板说他们一年工作七个月,秋冬休假,出去玩。我去买早餐那家的大叔也说,国庆过完我们就关门回嗶泗啦。对游客来说,夏天刚开始,对他们则是离岛倒计时的一部分。当然,从事渔业的岛民有另一套与潮汐和季节相应的时间法则。

仲夏奇“喵”夜

对我,她特别想体验上博专门为奇“喵”夜打造的宠物造型推车,还在购票后做足功课,仔细了解活动的内容与相关规定。当晚的上博一楼中庭俨然化身为一场猫的主题派对。有穿戴清宫服饰淡定面对镜头的,有被主人牵在手上悠哉的,也有趴在主人肩头俯视一众铲屎官的。而复原猫神庙设计的沉浸式展厅“萨卡拉的秘密”是大家的心头好。展厅内的地面上有猫脚印的指引标识,墙上虚实相映成趣。携宠观众排队进入特设拍摄区后,就能在上博专门安排的长桌上与身后的猫神雕像合影,氛围感拉满。由于在古代埃及,猫神被视为家庭保护神,所以上博此次的奇“喵”夜活动与现代“喵星人”的喜好不谋而合。“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干嘛?”我猜这可能是猫咪们在看到猫木乃伊后发出的灵魂拷问。不过魔都的猫咪们到底都是见过大世面的,尽管一脸蒙圈,但依然淡定自若。当然这要归功于它们的主人平时就带它们出入各种场合,因此出现应激反应是不存在的!晚上9点当最后一名观众离开后,工作人员对全馆进行彻底消毒、杀菌和除臭处理,以确保第二天正常开放参观。正如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先生所言,观众在奇“喵”夜收获了看展与撸猫的双重快乐,这样的体验可以说前所未有。上博亦通过这样

的方式体现城市的开放、创新与包容。在鼓励更多人培养文明养宠习惯的同时,上博此举也倡导更多人能用一颗包容的心来接受宠物与人类和平相处。不仅如此,博物馆奇“喵”夜活动推出后,人民广场周边宠物友好酒店的检量提升了500%,周边的客房业绩同比增长了20%,该活动对城市消费的拉动效应可见一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体验博物馆,践行宠物友好理念的仲夏奇“喵”夜,还得是魔都。而对于接下来未完待续的9场奇“喵”夜,我依然充满期待。

我问孩子看展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孩子想了想说,我觉得是有趣和了不起。责编:沈琦华

十日谈

看展在上海 责编:沈琦华